

尊者。善有辯才開悟我心。設使得彼三十二天王者亦不甘樂。即說偈言

善意巧方便 明智能觀察
為我除邪願 示導正真路
善友當如是 世間所稱讚
常應近是友 無有諍惱患

善導我心意 迥邪入正道
示我善惡相 令得於解脫

(七) 復次依邪道者得眾苦患。修正道者增長信心及以名稱。有智之人應觀邪正。我昔曾聞。有一人於行路側作小苦行。若有人時臥棘刺上。若無人時別居餘處。有人見已而語之言。汝今亦可徐臥刺上。何必縱體傷毀甚多。此人聞已深生瞋忿。放身縱體投棘刺上轉劇於前。時有一優婆塞在其傍立。是苦行者見已自擺轉復增劇。優婆塞即語之言。汝於前者但以

小刺。今復乃用瞋恚之棘而以自刺。先所刺者傷毀甚淺。貪瞋之刺乃為深利。臥棘刺者苦止一世。貪瞋刺苦及無量身。以刺刺身此瘡易滅。貪瞋刺瘡歷劫不差。是故宜速除深毒刺。

即說偈言

汝今應勤拔 心中深毒刺
宜以利智刀 割斷貪瞋棘
貪瞋深著人 不識正真道
愚小諸邪見 世世不可祛
苦身臥棘刺 以苦欲離苦
人見臥棘刺 無不遠逃避
唯汝於斯苦 抱持不放捨
我見如此事 乃知有邪正
是故重自歸 十力之世尊
大悲拔眾苦 開示正道者
涉彼邪徑眾 導以八正道

釋迦文佛教 教諸一切人
外道邪見等 為苦所欺誑
極為信著苦 流轉無窮已
諸有智慧者 見此倍增信
外道甚愚惑 苦盡得解脫
出世大仙說 罪具悉備足
得修八正道 修道故解脫
以是故當知 當作諸罪累
非如汝外道 譬如有惡子
依心故造作 但作諸罪累
汝當伏心意 是時彼外道
身為眾結使 善惡等諸業
是苦修道者 不得其孝養
然此地獄中 由彼受眾苦
熾然燒炙等 具受眾苦毒
彼雖受諸苦 不得名苦行
智慧祛三業 塼穢皆消除

釋迦文佛教 教諸一切人
亦莊飭智慧 應求天甘露
何用徒勞身 又宣說止觀
此苦甚長遠 是名真苦行
深廣無崖限 造作無益苦
譬如有人子 不得其孝養
由彼受眾苦 而作如是言
是時彼外道 亦復得生天
諸仙生天上 而答於彼言
優婆塞說偈 非因臥棘刺
諸仙生天上 而得生天上
由施戒實語 都無有利益
汝雖作苦行 不下於種子
猶如春農夫 而可得收穫
至秋無果實 不種善根子
汝等亦如是 不種善根子

但修諸苦行	畢竟無所獲	無有損於彼	設起大慈心
夫欲修道者	當資於此身	然得大善果	汝雖行自餓
以美味飲食	充足於軀命	飢渴而睡眠	亦復無益事
氣力既充溢	能修戒定慧	外道作是言	如汝起慈心
斷食甚飢渴	身心俱擾惱	不必能利益	而得大果報
不令心專定	云何獲聖果	自餓而睡眠	其事亦如是
雖復食餚饍	不貪著美味	雖無益於彼	亦得善果報
但為戒實語	施忍及禪定	優婆塞答言	慈心除瞋害
斯等為種子	能獲善果報	以除瞋害故	能獲善果報
身雖受飢渴	而心望美味	汝法作苦行	增長於瞋故
因時尚不甘	況當獲美果	便起身口惡	云何得善果
若有殘害心	使他生畏怖	慈心則不爾	若起慈心時
若除殘害心	能施無畏者	能除滅瞋害	以無瞋害故
是則名行法	若復生殘害	則起身口善	無益而苦行
稱之為非法	美味充足者	云何同慈善	譬如師子吼
終無害他意	以無害心故	諸獸無在前	如來無礙辯

其事亦如是 一切諸外道

無敢抗對者 說法摧外道

默然無訶答

(八) 復次夫身口業不能自在要由於意。我昔曾聞。有比丘尼至賒伽羅國。於彼國中。有婆羅門。五熱炙身額上流水。胸腋懷中悉皆流汗。咽喉乾燥脣舌焦然。無有涎唾。四面置火。猶如融金。亦如黃髮。紅赤熾然。夏日盛熱以炙其上。展轉反側無可避處。身體焦爛如餅在鏊。此婆羅門常著縷褐五熱炙身。時人因名號縷褐炙。時比丘尼見是事已。而語之言。汝可炙者而不炙之。不可炙者而便炙之。爾時縷褐聞是語已。極生瞋恚而作是言。惡剃髮者何者可炙。比丘尼言。汝若欲知可炙處者。汝但炙汝瞋忿之心。若能炙心是名真炙。如牛駕車。車若不行乃須策牛不須打車。身猶如車。心如

彼牛。以是義故汝應炙心云何暴身。又復身者如林如牆。雖復燒炙將何所補。即說偈言

心如城主 城主瞋恚
無所增益 謂如師子

乃欲求城
有人或以
弓箭瓦石 而打射之

而彼師子
逐逐彼人 有人打擲

言師子者
便逐瓦石 不知尋本

而滅煩惱
譬如癡犬 即是外道

言師子者
喻智慧人 能求其本

五熱炙身
即是外道

五熱炙身
婆羅門言

何名炙心
比丘尼言

如四火聚
四諦之智

夫智慧者
修道淨日

以四諦火
以此五法

而炙其心
而此身者

不得自在
若欲苦者

何故苦身
當苦於彼
非身所為
但為心使